

文

山

集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
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
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
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
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



文山全集 卷之八
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稿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䟽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

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歛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

公哉當其垂後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
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
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
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
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
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
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子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
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
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其弟固曰使之
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
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修于
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
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
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
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
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
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瓦烏有矣有則欽
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
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二蓋在郡時作其

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遂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可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留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念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

文正全集 卷之八
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
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
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
永嘆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
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
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
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
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
國正添修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
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
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
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
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
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
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
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
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

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
科調末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
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
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
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
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居公名介鄭公俠字
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
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

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

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
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
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
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
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歌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
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

文山全集 卷之八
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
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
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蔽寶或復遣六丁下
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
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
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
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
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

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
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
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
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
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
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
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
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

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
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
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
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
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
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

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
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
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
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
始無一日簞盥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
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
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蠲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
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

文山全集 卷之八
九
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
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
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
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
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
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
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
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

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
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窓詩文

予嘗造玉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
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徃徃文
童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
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
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
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
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
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
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
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
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
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
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
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竒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目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裒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己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

其翁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
慄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
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
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
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
蛇起陸之際山窓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
是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
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

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馭聯句高古竒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木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修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

文山全集 卷之八
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圻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鋤以入貴富之家
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
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圻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鋤衣食其
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
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于今子
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圻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
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圻者爲不克肖者
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圻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

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修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文山全集 卷之八 十四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

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日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

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硯庵能崇薦如此
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
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
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
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
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
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
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

以自立和甫而祖玕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覩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

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

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揚子精神心術之
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氈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
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
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旣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
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揚子不
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揚子而知斯文之不泯
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今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

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
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盖不幸而國
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
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
順盖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
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
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
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
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
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

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字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
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
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
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
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
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
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
持以復于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
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
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
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
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
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
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
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

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
頭燕頤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
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
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
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
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
墓徃徃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
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

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

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
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
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
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
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頤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
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驤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

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後後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
何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鬼
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砥柱障山
回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
攪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闕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爲之辭曰
眇陰陽之大化兮布濩垓垓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曾淺淺乎爲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怪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膚兮証其愚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羗作炳於眇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抃扶幽而鈞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叟所喜携諸公詩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據兮
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物之汶汶
掘泥揚波以相從兮羗不知漁父之用心筦爾而歌鼓枻
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掉頭乎靈均

說

荅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
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
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鏤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
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

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己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鈎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旣生而伯祖方歿巳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

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
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
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
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甚專其養而歲
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
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
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
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
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編素
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

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續爲文旣屬續而名之曰劉而制禮
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姁親又非里巷父
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
苟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
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
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
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
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
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
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

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
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䟽謝其鄉人自書
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
孫以主伯叔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
年婦于劉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
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
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
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
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
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

文山全集 卷之八
三十四
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即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

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
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
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
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
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
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盖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
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
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
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
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

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
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
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
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
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
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
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
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

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扶聖經千載之秘而後
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
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
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
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
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
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
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
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

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
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
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
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
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
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
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
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
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
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

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荼蓼必薶旣堅旣好實穎實粟不然畧閩蜀之蹲鳴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竒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穠是藂必有豐年竒宗候之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珣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

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
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
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
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
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
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
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
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
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
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

別於常見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
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
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
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
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
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
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
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
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
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

堂闔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旣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
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
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綢繆化育人之質已成而
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
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
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
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
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
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

文山全集 卷之八 二十九
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母
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
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
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
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
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
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
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
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
行在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
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巖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
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
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世之所謂狠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
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
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環
頽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
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
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母喪淺
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
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
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又曰老子不匱水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
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
天理油然而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

行矣昔人有言子母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己者爲有聞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

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
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
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校勘社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
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
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
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
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
劉輝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

此志三十年非叅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輝爲小官乃能
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輝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
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
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
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
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暨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
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

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
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
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
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卽見吾不學佛佛
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盡法於里之名手
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
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旣數年
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收湖

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癢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
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
大家豪人見輒動心疊疊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
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
行爭致饋橐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
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笥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
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
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
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
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

術不輕售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嶽嶽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著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衒袂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没於沆瀣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大噱廼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

變怪乎將極 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
以吊鳴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
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醜有腥有滑有脂姑
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泗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
汝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
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翔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予
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
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
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
士而與之語哉

深山全集 卷之八
三十四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

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旣除服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旣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卽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

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飭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飭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旣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

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飭之間也按喪服記公
子爲其母麻衣繚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
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
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
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繚
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
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
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
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
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

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飭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練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履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履此恐未明蓋冠履之制深衣正篇旣

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
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
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
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
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
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
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履者恐冠履
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冪追殷之冠曰章甫周
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
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

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
深衣則古矣而冠履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
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
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况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履也
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履則恐
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
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吊者固當
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吊者亦湏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
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

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恠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之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

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
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
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
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
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
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
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
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

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盖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卽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

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
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
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
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
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
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
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擷撲不碎觀德者只觀
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
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

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
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
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
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
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
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
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歛衽之不暇然
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
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
裏面却踏空求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望賢法語止可借

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躰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
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
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
人之口躰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
勝而風俗之不兢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
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
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
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
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

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
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
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
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
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
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
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
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
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
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

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
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
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
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
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
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
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
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
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
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

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飭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躰中以一柔間兩剛

是柔來文剛艮之躰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
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
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
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
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
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
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
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
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

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卽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修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

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
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
堂謹書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
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
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
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

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
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
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
饑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
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
也如槃水之靜如珮王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
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
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
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
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

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
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
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
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雖孔孟聖且
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
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
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
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盖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
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
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其

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塋也隻雞斗飯竊
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
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孌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卮蠟以自矜
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誑人於冥冥公揭日月而
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
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
大川獨航予紉予纒萬微未燭吾著吾龜更幾千百載之
祝融而復爲此竒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

兮馬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為土羗
蘭艾兮荃茨蹇離騷兮宿莽苟余情乎得當質九京兮千
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雕俎

祭郭正言閻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臆如水知德者寡鳳音冥冥
朝光作之烏臺峩峩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白首
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
神昇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
千古為酌廉泉一涕如雨

劉良臣毋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
婺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必有後兮
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
兮尚得正其何悲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冰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
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
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繽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
君自蒔兮桂花昔芳雅兮今婆娑秋香飄兮霄君不見兮
奈何

祭道州徐守宗斗温州人文 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下
之裔兮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驛之垂
駕兮胡疾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某交
誼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
煢煢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雪斲冰操弧矢兮上征絕
虎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縣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
以義以我為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

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
汰歸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
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
孜孜子替已久子歸何遲輿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
何質之衰瞽于鬼神淫于禱祠死不相聞歛不與知殯不
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于斯弱稚惇惇青燈一婺
吾甚憐子亦復何爲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
墓垂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求懷吾私寄情一奠
臨文涕洟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
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
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綉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
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
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俞偉于歐
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
志也同方用折葦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
有志方外翱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君雖欲去志不果償
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
膏盲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

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嗟如磨其孰我相凡百
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
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
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
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

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廊廟
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証吉爲
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笑從容
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

文山全集 卷之二
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
而歔歔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棄梓
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旣
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
有怨咨自公之旣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
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
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
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
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
固非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

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爲
無所遇於當世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
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
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
聖明吉山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
兮斗酒隻雞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卽公墓兮酌
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

文山全集 卷之八 四十九
悵而始告廟朝是繫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悃悃再䟽
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贛一麾贛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
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矢辭

代富川酌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黃道之
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
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擎萬丈之虹光吐竒氣於六合
兮夕闔風而翊扶桑宇宙之燄燄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
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壘兮斟天漿

代酌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繁兮奏刀駭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
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礪兮淬磨乎仁義之淵
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剗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
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
下生雲煙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